

乡城



范超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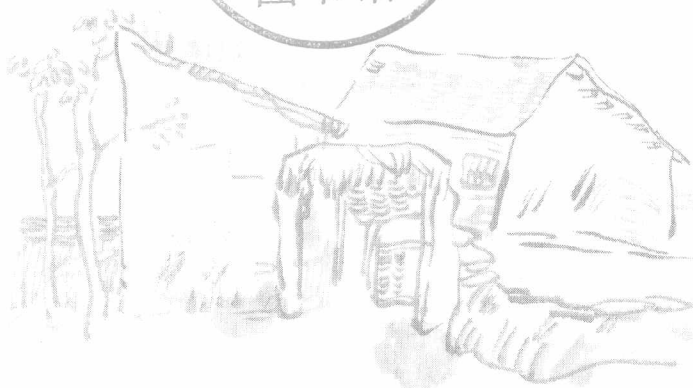
013029317

I267
2019

乡

城

范超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北航

C1638183

I267
2019

图书代号 WX12N11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城/范超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 12

ISBN 978 - 7 - 5613 - 6707 - 0

I. ①乡… II. ①范…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4363 号

乡 城

著 者 / 范 超

策划编辑 / 侯海英

责任编辑 / 田 丹 李 伟

封面设计 / 田 丹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社 址 /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 19.75

字 数 / 356 千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613 - 6707 - 0

定 价 / 3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251046(传真)

目录

第一辑

我们在大地上只过一生 /3
被抛弃的麦子 /5
我只要一粒麦子 /7
陌生地 /9
玉米 /11
玉米(二) /1
我是红薯 /15
尊重每一颗豆子 /17
棉花到哪里去了 /19
菜燕雀 /21
汽车呼啸而来 /23
畜生们遍野风流 /25
雨一直在下 /27
水流乱 /29
泥水糊弄了谁 /31

那一地的小麦都沦为疯狂 /33
麦茬的刺史 /36
只有一天的时间 /38

第二辑

土天堂 /43
土在飞 /46
寻找荒芜 /49
月光后院或只有猪知道 /52
我们和大地的缘分总会走到尽头 /54
春天黄昏的自行车 /57
挂在檐墙上 /60
磨面人 /63
父亲撵我 /66
提香 /70

贴墙行走 /72
千里家园 /74
村庄之上 /77
我曾追逐过一束光亮 /81

第三辑

童年一去不返 /87
无定 /97
混沌 /98
挣扎 /100
院子的眼睛 /102
红雪的漂泊 /104
一串奔波 /106
遗弃在乡间的房子 /117
三还乡 /120
山院夜凉记 /122
四季碎片 /124
清凉的水罐 /130
猫这一辈子 /140

棉布衣 /143
山水小记 /147
近南山 /152
故地清明 /156

第四辑

月亮地 /165
春夏饭 /168
玉米殃 /172
狗生活 /177
徘徊花 /181
牧野女 /184
闲模样 /188
冷烟火 /192
懒算计 /195
杀匪气 /200
新娘摸 /205
泥翼飞 /207
软疼痛 /210

土福相 / 215
大地别 / 217
人来疯 / 221
可怜人 / 225

第五辑

饭香 / 233
课间 / 235
奖状 / 238
暗格 / 241
操场 / 244
自习 / 247
黑巷 / 249
墙心 / 250
残家 / 253
花村 / 257
草民 / 259
锄地 / 261
猪羊 / 262
扎势 / 265

早晚事 / 269
有无话 / 271
前后影 / 273
快慢场 / 275
先后门 / 278
石家庄 / 281
庄稼看 / 285
乡灵散 / 288
梦话天 / 292
生分墙 / 297
木离骚 / 301
鬼牵手 / 305



第一辑

这是玉米一辈子最后的泪了,在眼泪中她香消玉殒。看过她流泪的那个人从此为情所惑,很多年后,玉米的眼泪流成你的眼泪。

——《玉米》

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走远的,走得让眼花的我看不见,再也看不见,那时候我老了,我会离开他们,像一只实在跑不动也不想跑的兔子,慢慢踱回我最初的地里,使劲捅开窝棚锈蚀的锁,在角落里安静地躺下来,把这辈子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等遍地儿女们有朝一日想起了我,我呀,已经长成窝棚边的那蓬草了。

——《我们在大地上只过一生》



我们在大地上只过一生

我从地里借来一些土，捏出窝棚，许多人照猫画虎，围成的一个个房子结为村子。村子是地身上的疙瘩，人是疙瘩上的垢，垢一片一片落在村庄两边的田地上。一大片田地收拾平整后注定有几块是划归我家的。我给地起了名字：大口井、渠北、二畛地、旧堡捡……我家人少，地一般长长窄窄的，像二畛地里只能种两行玉米。村子里有人要跟我倒地，说倒在一块儿地就大了，省得到处跑，我没同意，我喜欢天然而散的东西，易于掌握，我很快就为自己这个决定暗自激动，地是分散的就好锄，很快就耨倒一片，再接手另一片，单怕全家所有的地集中在一块，从开锄到最后，那其中的漫长会让人丧失信心。看哪，那些倒了地的人成天在地里忙活也没有什么成绩，而我在锄头的每一次起落之间，都能闻到土地的体香味。渠北那块地稍大，我喜欢先锄上半截，再隔段锄半截，或者锄上个S形再折回接上，这样一来地畦似乎短了，锄速也快了。锄头是如意挠挠，锄地纯粹是给土地搔痒呢，有时候我都停下歇了，前后左右一大片新翻起的土还依然哗哗地笑个不停。

一天的好些时辰，吃完地里打回的粮食，我就扛起锄头跟着爷爷和父亲下地，我只是想着把地给我的力气，更多地洒在地里，地不说话，但地不闲着。地长庄稼和野草这些副产品是为了诱人的，地真正的产品是人，地让人在流水线上摸爬滚打争吵谩骂钩心斗角泄欲苟合，人疯够了以为经历完世事了，但等人睡在地的怀中时，人却发现自己还没有逃脱地的手心，再牛皮的人也是会死的。地甚至连人渣也很珍惜地收留了。由于地的吸引，村里每年都会招进一些人腾空一些人。人平日里都在干着腾空自己的事儿，白天，利用下顿饭腾空上顿饭；夜晚，男人在女人身上腾空锄地时没用完的精力，到季节了女人们再把因男人腾东西时一不小心带出的累赘腾空在大地上，而另一些人好笑地看着这一切，它们正排队进入地的生活，轮到了，不知谁喊声，依次就进去了。也有青壮年急急忙忙地插

队进来,这加大的工作量忙得大地无法消停。地只好腾出一块空处来收留一些人,又在另一处铺垫一些柴草收留另一些人。地用自己的皮肤把这两种人隔开,使他们分离后就永不相见,使他们懂得相见不如怀念。

很多年前爷爷丢手就走了,跟着小叔叔也走了,接下来是婆婆和姑姑。在地里他们还是一家人。婆婆还会像往日扫院子一样扫墓,爷爷还会闷声不响地抽烟,烟火一闪一闪在坟头上。我锄一会儿地就直起腰,朝坟头那边望望,心里掐算着下一个会是谁呢?坟头上有洞眼,那多半是兔子、黄鼠狼之类挖的,它们想知道人钻进土里去干什么,但它们挖不了多深就泄气了,就自己给自己说算了。它们和人待得太久,也学会了人的一些坏毛病,这里瞅瞅,那里瞧瞧,把一生就耗完了。每年浇地时,坟地里都会进水,水唯恐先人们口渴,自己跑过去让它们喝。这时候我会看见兔子及鼠辈们淋得精湿跑出来,我想抓住它们问问地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没用的,那些走远的人它们再也没见过。每年只有到了清明时节,爷爷婆婆才会领着姑姑叔叔从黄泉路上还乡来领些纸钱,后来有些纸钱是从城里捎回的,城里不允许,我和父亲偷着烧,先人们穷命一辈子,几张废纸够他们一年用的了。

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年的秋天,我突然对脚下的大地恐惧至极,就给窝棚挂上一把锁,径直朝远处走去了。我走得很着急,只带了玉米、小麦一双孩子。这一走就是好多日子。我把孩子架在耳朵里,他们趴在耳郭往外看,东问一句西问一句,我一句一句地答着,我把他们逗笑了,他们亲我一口,我惹他们生气了,他们干脆倒头睡去,我会为他们关闭这个嘈杂世界的所有喧嚣。不知什么时候他们醒了,睁着眼睛问:“我们这是到哪里去呀?”我笑着回答:“到我们该到的地方去!”有时候走乏了,我会放他们出来透透气,看着他们快活的样子,我很高兴,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走远的,走得让眼花的我看不见,再也看不见,那时候我老了,我会离开他们,像一只实在跑不动也不想跑的兔子,慢慢踱回我最初的地里,使劲捅开窝棚锈蚀的锁,在角落里安静地躺下来,把这辈子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等遍地儿女们有朝一日想起了我,我呀,已经长成窝棚边的那蓬草了。

被抛弃的麦子

麦子是一把一把撒出去的，麦子生来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们需要把自己团结在一起。没有谁看见十亩地里种一棵麦子，麦子没有这个胆量，那样别说是风，蚂蚁都会让他走得无影无踪。

另外来看，单个的麦子都像营养不良，头偏大，身子偏细，聚到一块就显不出来了。因此麦子喜欢过集体生活，谁不前进一步，谁不后退一步，谁也不羡慕谁。

麦子们肌肤相亲，谁的绝对隐私谁不知道。在漫长严寒的冬天和暖和的春天里，麦田里牙齿碰嘴唇的事肯定不会少。雷鸣电闪暴风骤雨里的麦田和阳光普照和风吹拂下的麦田永远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事情还是不可阻挡地发生了。在一块田里，曾经有一株麦子开始长得特别矮，其他的麦子就嘲笑他，说他掉队了，影响了麦子的光辉形象。这株麦子忍气吞声，最终长得高人一头，他的目光比其他麦子看得还远，他看见村庄那瓦蓝色的屋顶，他听得见那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在一块喋喋不休。但是他的同伴们不答应了，他们开始诅咒羞辱他，认为他多吃了共同的养分，他在搞特殊化，不走群众路线，把大家的阳光都遮住了。这株麦子个大招风只好惶然不安地站着，直到有一天被一个农科人员拿去研究了。吵闹的麦田恢复了宁静，大家都一样平头了，大家也都心平气和了。时间过了很久，一些麦子醒过来，开始回忆，说我们之间曾经出过一个很伟大的兄弟啊，这件事成为光宗耀祖的经典故事在方圆百里的麦地传扬开来。

麻雀一直是个旁观者，她早就来了，听着麦子们的吵闹，嘻嘻笑着，看谁吵得最激烈，就恶作剧似的在谁的脸上啄一下。野兔则静静地躲在暗处竖耳倾听，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会紧张得跑掉。田野上让他操心的事实在太多了，他已记不清把自己的日子跑掉了多少。当然还有老鼠，他把家安在干爽的高地上。这是一群生存在麦田深处的守望者，这片麦田也是他的，他同样期望风调雨顺，每年他从一些田里拿走一些东西，这块田地的主人就会因那点东西而差不多每年都

过得青黄不接！

平时麦子都在处理着自己的事情，没有谁能叫出田野上一株麦子的名字，但是麦子们集合在一起就是忙着大地的事。你看，风来时所有的麦子都摇晃，而到了季节，一地的麦子都摇黄了。当麦子看着镰刀在自己的脚上划过时，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就结束了。麦子看见一个个兄弟姐妹倒下去，而那割麦的人连头都不抬，麦子还看见有一个提着黑罐来送水的孩子——他赤着背和腿，他把麦子们架上了车，麦子让那轭绳深入地勒紧他细嫩的皮肉。坐在车上的麦子和另一个车上的麦子打着招呼，说着分别的话。一只麦子没有抓紧，掉下车了，任她再喊也没有用，麦子们救不了她。往后的日子，她在静静的孤独中等死，可能被人拾起，可能被牛马一脚踩进泥土，来年长成一株特别的草，让一只牛犊回头看上半天。

颗粒归仓的节气很快过去了，日子比麦粒还稠，岁月比粮仓更深。红麦成全了一大堆平头百姓，黄秸们被垛在一起，默坐在村路道旁，被剩余的日子一点一点撕扯得心灰意冷。他们成了一个村庄和另一个村庄的标志。一个村庄的女儿成熟了就嫁到另一个村庄去，而那个村子出远门的心上人儿则呼吸着熟悉的麦子气息回到他的故乡。

我只要一粒麦子

我定定地看着一株小麦苗，她正从大地的缝隙中迤迤而出。她鲜嫩。我站在那里半天，看见她使劲地将自己的身躯往外抽出一大截子，由于夹缝的挤压，或者水土的板结，她明显瘦削，甚至连所谓的骨感美都谈不上。但是终于出来了，她似乎连喘气都来不及做，就在凉晨的清风里摇曳多姿。一株一株的麦苗随她而起，她们很快在我眼前站成一小排。她们似乎还有谁在喊着口令，齐头并进。当我蹲下，我看见她们在噌噌上升，直接噌到我的下巴上，让我浑身一阵奇痒，几乎要哈哈大笑起来。当我匍匐在她们前面，刚刚升起的太阳光线穿过她们娇弱的躯体，将一道道黄而细长的光线打在我的脸上。我被这些光线照样挠得笑逐颜开。这一片麦苗的丛林在逐渐加密增厚，我慢慢看不到对面去。她们在大地上形成一条蜿蜒的林带，我臣服在她们脚下，许多微弱的东西陪跪在左右，几乎要山呼万岁了。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当我被激烈的阳光刺醒时，我一阵恍然，不知身在何处。一切都大白于天地之下，我对眼前这一丛麦苗的情感突然就复杂了起来。我常常会被世间冒充大佬的人事蛊惑，一时将自己删白清空，一无所有，不过只需一阵风来，该是我的依然会有秩序地回来，不是我的自己就会水土不服地悄悄溜走，没有一个人的呼吸会影响到我的生存。许多幻象只是别人一厢情愿的幻想，它们在我这里只是路过，从来扎不下根系。但对于这一丛麦苗，我从来都不敢小看，即便我明明知道她出生成长的一点都不合时宜，我都不忍心告诉她事情的真相。就在她们前方不远处，一大片一大片的玉米正在那里广舒绿袖，她们才是这个时期大地的主宰，玉米们顺风顺水，她们正在朝着自己的辉煌时期一步步迈进，不仅她们自己知道，一切也都清楚玉米们节节向上的前途。但是似乎只有这一丛麦苗被蒙在鼓里。大地并没有给她们准备充足的养分，她们让大地一时手足无措。她们集中展示风采的大时代已经过去，在这一个短暂的时期，她们将无法达到自己千百次预设的高度。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种尴尬的存在，我看着她们在那里坚持和努力，只能默默祈祷这种运作的时间能够延伸的更长一些。

但是这些因素并不影响我对这一株和一丛麦苗的崇拜。这种崇拜并非盲目

而为,它多少年孕育于我的心野,只需稍加呼唤,就会由衷而起。她们是一些偷跑出来的麦粒,曾几何时,这些麦粒藏在硕大的麦穗中,在大地之上呼风唤雨,当一切机缘集纳就绪,麦穗们被请到人为挤压出来的一片空白场地上,经过几次大力的人为挤压,一直熟悉的程序被打乱后重新编排组合,已不复有往日的模样。不过总是会有绝大部分麦粒很快被驯服或者自己自觉适应,因为不这样还能如何,几乎没有出路突围。不过,也总是会有极少一部分麦粒从中脱离出来,她们把自己匿藏在场地的缝隙里。当轰轰烈烈的整合与折腾过去,她们从夹缝中探出头来,大地在片刻里一片安宁。一个庞大的军团走远了,只留下她们在欢庆自己所谓的重生。她们几乎是不假思索也未曾准备地将自己的心情怒放了出来,同样,庞大的人群已经满怀成就感地离开了,她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下一场农事。只有四处游荡的我,才会带着满腹新麦,来看望她这一群失散的兄弟姐妹,来和这一丛麦苗闲散地共处一段时光。在物质上,我不能推却那一大帮麦粒对我的投靠,我需要靠她们维持我可怜的生计,而在精神上,我喜欢这些逃逸的麦苗们特立独行的风度,她们让我精神上的一些苦闷找到了转嫁的附着物,她们这样丝毫不想太多的义无反顾更是让我自叹弗如,如果换上是我,根本不可能有她们做的那样出色。我见惯了那些自吹自擂的动物和植物,当他们告诉我自己和谁谁如何相熟之时,我除了一笑了之的哀惜外,再也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具体的表情,甚至吝啬得连鄙视都不愿施舍。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的不管不顾远远比不上一粒麦子的水准。当他说炫耀可以借助某某乞食时,我说我只需要自己去安静地种植和收获一粒麦子。是的,我只需要一粒麦子,年岁已不允许我为了一种豪气,在黄昏将自己的手指砍断,等待着明天一早认识的人来用金子接骨。如此一来我就只有自忍疼痛,因为我坚信自己永远不会有那样的好运气!我也不能将自己的心脏用银子包裹起来,那样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等到明年,看到又一茬麦子由翠绿化为金黄。我不能指望谁来拔苗助长,也不能指望自己能气吞万里如虎。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认识我的父母,我只认识我的妻儿,而且这种认识都只能是有限,甚至我连对我的认识都极其有限,遑论芸芸众生和漫漫天地?所以我只需要一粒麦子,无论这粒麦子是归顺还是逃离,都对我有用,归顺的我可以让它养育我的父母妻儿,逃离的我会与她达成某种相契。

我只能靠着麦子,从血肉到精神的全方位滋养,把我父母传递给我的力量慢慢散尽,然后传递到我的儿女身上。如果说会有一些美异祥瑞的现象,出现在我家的田间地头,或者窗户门楣之上,那肯定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而此刻,一切就这样,你们吃肉的就操心肉事,我吃面的就操心面事。我吃饱了饭,就在这一丛麦苗面前,摆出各种造型,以期能激励着她撑持下去。直到最后一株干枯,我依然坚信,只需我一声呼唤,要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又遍野密布摇旗呐喊引我进入,她们向我打开自己,我依然不会多取,我只需一粒就已足够。仅仅一粒麦子就可以包裹住我的所有故事;而我单薄的一生,就沉陷在麦子那细细的凹槽里,任谁有天大的能耐,也无法抠出来。

陌生地

刚刚打春的一个午后，我因故被撂到一片陌生的台原边，没着没落的，索性就走到这别人的原野去。台原一层一层，我几乎是被旋上去的。路边窝子里的矮松半死不活，麦子也毫无生气地死绿着，伏在地上盖不住旋耕机搅过的垄痕，整个场地望过去一片空旷，安静得倒像是圆舞曲沸腾的池。

我只顾顺着一小绺白道儿走，道上洒着羊屎蛋儿，到坡前则明显能看到羊死命抓挠过的痕迹，旁边崖顶偶尔闪出来的酸枣树捉弄着我的裤腿，也炫耀着它身上挂着的那几星干硬的红豆。红豆直面深谷，我则在崖边的一片菜地里望而却步。蔓菁普遍只剩下了芯里的一丁点绿，如地的死皮，抠也抠不掉，菜地虚软，比上好的酵面蒸出的馍还虚软，比新婚之夜翻来覆去浸染过的棉花被褥还受活，还有收获，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深坑儿，半天不往起返。另有一些脚印似乎是狗的，狗日的脚印比人踩得还深。耳边有不知名的鸟不停地叫，可寻声朝谷里望，却根本不知鸟栖何处，到处都是混沌烟幕，影响的太阳挂在斜空里，也成了一团被加浓的白炽又白痴般的雾。

回过头来，再看那眼皮底下的台原，层级制度十分明显，一会儿是牛粪，一会儿是蛋糕，一会儿直接就是花卷儿，尤其在横断面上看得更是真切，边沿上的土因了苔藓而成褐黑色，中间的土因了草荒而成土黄色。远望，每个台阶的拐弯或凹陷处，总有一些破败窑洞的残迹，提示我那里曾经住过一家人，当年的一爿院落如今已成麦田，原畔上墓碑更是触目可见，有几处明显是新坟，花圈还没有来得及老去。离我最近处就有两座，我靠近去看，老坟里合葬着一对夫妻，男的会些兽医术，女的织布纺线是能手，他们坐拥着，静观人世的烟火。新坟上的纸花衰草样在风中抖个不停。这两座坟埋在麦地中央，围绕着一棵树，树皮形如一颗颗贴上去的麻钱，那是他们一生的劳绩，一碰就掉。树下是一个陶水罐，再也没有一双手捧起它来，没有一张嘴紧贴上去“咕咚咕咚”地喝个痛快，不由得让人

想起“春寒料峭，冻死年少”一句。

陌路上鲜有人迹。一会儿，一男戴头盔骑摩托车从南向北飞驰而来，等过去我才发现他的背上还黏着一个女人，头埋得很深。一会儿，一个老妇人从北向南悠悠走来，头戴绿巾，右肩背一红布包，身上穿碎布棉衣，脚蹬白球鞋，到我跟前时，朝我一笑，竟吓了我一大跳。过了一会儿，从北向南过来中年妇女和一男一女俩孩子，男孩衣单，耍俏，女孩头被竖起的棉衣领子捂得严严实实，他们与中年妇女说说笑笑着，如果是母子，这母亲就是活菩萨了。又过了一会儿，从南向北走来一对中年男女，他们刚才坐在岔路口的一堆土后面紧挨着说话，我经过时两人立即噤了声，现在他们又经过了我，之前之后我都听不清他们说啥，只是到我跟前，才被我趁风突然逮住了一句。女的说：“把我的尻蛋子都坐疼了！”男的说：“那，要不我给你揉揉？”我假装看风光，再去有意识地侧耳细听，却只能听见满耳的风声。风吹着口哨，让我倍加羞赧自己的脸皮不是很厚。

天气始开，草木之萌，必因兹而动矣；地气始发，原野之蛰，亦处此而启之。这风啊，虽仍裹着旧寒，但毕竟寒轻了。

我从陌生地里面出来，回到城市。我的双腿和屁股竟然也疼了好几天。走不动，就窝在家里，记下那天的见闻，看来还是要经常去陌生的地方，在那里，身心都会有新发现。

玉米

每一株玉米都不是单独来的，她们有青梅竹马的朋友，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朋友必须被狠心地拔掉，留下来的玉米有些忧伤，在比早晨更早的时候，她的眼眶里蓄满晶莹的一汪水，为你点亮清晨射来的那束阳光。

但是泪水很快就耗干了，玉米清楚自己一百多天的一生不是很长，一味地交给忧愁有些可惜了，她要最大限度地把自已的快乐挥霍完。不要小看玉米，她很快就会淹没你的脚，然后是膝盖。在这个时间，你一个人在地里锄草，草和玉米是一块来的，草和玉米说了什么你不知道，你把草锄去了，玉米又少了一些朋友，玉米在旁边挠你的脚，她们肯定在表白一些道理，你从来没有扎下过深深的根，你听不懂。你停下来的时候，感觉自己也在长，你身上有许多小的东西，手、脚、胆子呀什么的，在和玉米一起长，但是你永远长不过她们。她们看着你，说，来呀来呀！你抬头看看，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多么默契的时光呵，对于一株卑微的玉米来说，你的笑对她们很重要，她们的千娇百媚为了谁呢？还不是为了你，风里她们前仰后合，那是风给她们讲了一个笑话，她们把这快乐传递给你。雨来时她们悲凄流泪，那缘于雨讲了一个故事，她们的哭让你夜夜不安，你甚至每天晚上都能梦见她们，你记得每一株玉米的年岁，你看着她们一点点长大。

没有多少事的下午，你喜欢去和这些玉米待在一起，身段苗条的玉米有一种悠悠体香，这是天然来的，淡淡的韵味会让你诸多艰苦的日子在瞬间变得温馨可亲。你常常要大吸几口，没有一种化妆品的香味，能与玉米的体香抗衡。玉米的发型也很迷人，一绺绺的辫子朝天冲着，碎花点点，风姿绰约，你走遍所有的美容美发厅都没有见过。抬高一些思想，你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怎么养了这么一大群美丽的女儿。当你再冷静下来时，玉米已经“咯咯”笑着高过了你的头，遮住了你们的视线，置身于玉米地深处，你找不到自己的村庄，甚至连自己也找不到，你蹲下时就是一只青蛙，天空比青蛙看到的还小，你甚至就是那株被你锄掉千遍又